

刘元举 / 著

交响乐之城

—— 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



人民音乐出版社

刘元举 / 著

交响乐之城

—— 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



人民音乐出版社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响乐之城：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 / 刘元举著. —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103-05595-3

I. ①交… II. ①刘… III. ①音乐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6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5337号

特约编辑：陈胜海

责任编辑：邹璐

责任校对：张琛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55号 邮政编码：100010)

Http://www.rymusic.com.cn

E-mail:rmyp@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金吉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 4插页 17.75印张

2018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70.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010) 58110591

网上售书电话：(010) 58110654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58110533



深圳交响乐团前任艺术总监克里斯蒂安·爱华德



深圳交响乐团现任艺术总监林大叶



在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上的傅聪（2005年）



殷承宗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2017年）



在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上的傅聪（2005年）



殷承宗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2017年）



不断“攀升”的深圳交响乐团



朗朗与深圳交响乐团在香港体育馆演出（2016年）



深圳交响乐团领导聂冰（左三）、林大叶（左二）等在“2016 音乐季”开幕式上合影



深圳交响乐团 2017 年金秋在捷克布拉格斯美塔那音乐厅演出



原深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俞峰与乐队及合唱团



安东·克迪在上海国际钢琴大师班上（2012年）



刘诗昆与齐格然在上海音乐学院重逢

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城市

——作者题记

自序：皈依音乐

二十年前，我有两篇文章谈散文，一篇是《神性散文》，另一篇是《再谈神性》，分别刊于《当代作家评论》和《文学自由谈》。记得我在阐述何为“神性”时，执拗地认为神性不属于城市，因之娇气和傲气，不可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它受不了喧哗与骚动，距我们高远得不近情理。在我看来，这就像青藏高原的云，有着灵魂的聚散魔力，幻化莫测。即便那唐古拉山角下孤零零的骨架，那月球般旷漠的柴达木盆地公路上兀立的一只鸟，还有黄河源头的毛色光亮、“彬彬有礼”的荒原狼，也无不与高原的诡谲云朵构成关联。

这些蕴藏着神秘的地域，对那时的我“膨胀”着巨大的诱惑。神山、神湖、冰雪、经幡、玛尼堆，也都逐一出现在我的长卷影像散文《用镜头亲吻西藏》之中。神秘与神性不大一样，神秘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则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在那片神秘的高原，布满神性，等待着你去接触、感应和发现。

或许正是基于当年的黄河源头和柴达木的亲历，让我在经过了十年的岭南漂泊中，对神性有了新的发现和认知。

神性未必就在无人区，也未必就一定要有狼和鸟之类的奇遇，也不一定要借助外部的奇崛力量。神性原本就在你的心中，一切无形都比有形更加接近神性。只不过人的神性感悟常常是迟钝的、沉睡的，需要一种东西唤醒，而音乐，特别是交响乐，恰是唤醒我的

灵丹妙药。

人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是孤独的个体，尤其心灵方面，而皈依，便成了终生困惑与焦虑的唯一救赎。人像一片叶子，众人像一大片叶子，顺流顺势而漂。陌生的异乡，希望与沮丧相伴，激情与无奈并存，时光的流失，年岁的增长，是对雄心壮志的最大蚕食。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会比其他城市更强烈地感受到灵与肉的挣扎。贫穷的挣扎与物质的丰足刺激，同样会让原本就搭建不牢的精神壁垒迅速塌陷，面对不期而至的空虚与无聊，那种无边际的浸泡，如何抵挡抑或隐匿？

还清楚记得十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倾听傅聪与安东·克迪同台演奏莫扎特协奏曲的情景，不同的诠释，让我对音乐的深奥与莫扎特的神性有了全新的体验与认知。莫扎特的音乐是最具神性的，刘再复曾说过：“人类最不可思议的天才之作，一是莫扎特的音乐；另一个就是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的湿壁画。”西斯廷教堂的湿壁画确实有着惊人的瞬间，第一次仰望时，我竟被吓着了。那个坐在椅子上的肌肉强健的人活像真人，他带着色彩的重量，倾斜着，眼球就像要从上面掉下来。我生怕砸着自己，赶紧绕开来。对于莫扎特音乐，我有过好多次现场倾听，但真正有深度理解的还是在上海听到安东·克迪与傅聪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专场音乐会。从他们两个人对于莫扎特的不同理解中，我体会到了莫扎特作品的真谛。其实，从傅聪先生身上获取的更多营养还是那个平安夜，我与傅聪先生在上海的淮海中路放谈音乐，那真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我由关注钢琴到浸淫交响乐，这是一个重要转折。而自从见识了爱华德在深圳大剧院指挥的那场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我便对交响乐有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时他的头发还没

有完全变白，但后脑勺却在激情颤动中迸出光彩。进入第二乐章，那首源自黑人歌曲的旋律，有着飘逸的神性，那是来自天国的音色。在那个夜晚，让我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涤。还有爱华德指挥的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无不闪现出神性的力量。后来我去克拉根福特“朝拜”马勒的森林小屋时，仿佛听到马勒《第四交响曲》第四乐章的旋律从那个被森林包围的红顶小木屋里飘出来，这让我不禁想了解在那个极孤独的窄窄的空间，马勒究竟是如何生活和创作的？

音乐的神性不仅通向天堂，也毗连着地狱。“向死而生”既是德国哲学家的命题，也是人类归宿的永久困惑。从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到李斯特的《梅菲斯特圆舞曲》《伊索尔德的爱之死》，从圣彼得堡的修道院旁边的那座安放柴科夫斯基墓碑的圣园，到布拉格埋葬德沃夏克的墓地，我感受到的都是无法言说的神谕。柴科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相隔不过十步，他们彼此间都能够看见头顶上的树枝摇动，也能听得到落叶窸窣窸窣的声音，这种极细微的声音是悲情音乐家与文学家的灵魂对吟吧！在德沃夏克墓碑前，我看到了阳光小心翼翼地洒在上面，只限于洒在雕像的上半身，绝不会晒到他的脸，生怕惊扰他或担心晒痛他。这种遍地铺洒的阳光，处处灼烫，而唯独到了接近大师灵魂之处却变得如此谨小慎微，这是对音乐灵魂的尊重，是大自然的悲悯情怀，这就是我所体会到的奇妙。

从爱华德指挥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到林大叶上任总监的首秀《天方夜谭》，再到俞峰那颇具“野心”演绎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现场撞击，直扣心灵。一位音乐界朋友说：“交响乐就是神派给人间的使者。”这个使者已经让我有幸受益了。

在我看来，音乐是神性之源，其丰厚与博大及源源不绝，岂止大江大海？！

让音乐走进生活，亦是需要缘分的。我因为写作那部非虚构长篇《城市·大演奏厅》而走进了深圳交响乐团，当时哪里会想到在此一待竟然十载，真是“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深圳黄贝路是南北走向，路两旁有着高大威猛的大榕树守护，那种粗大的躯干、丰茂的根系，以及垂挂飘拂在半空的幕帘状棕色“胡须”，俨然一位沧桑巨人，犹立千年，其实才不过几十载。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居住的民宅院落，邻居是位有点古怪的老小姐，靠教钢琴为生。老小姐说她的母亲跟她住在一起，而她的母亲是歌德的保健医生福格尔的女儿。于是，茨威格惊叹道：“这使我的头脑感到有点晕乎——到了1910年，世间居然还有一个受到过歌德的神圣目光注视过的人！”

在我每天出入的电梯里，总是不经意间能够撞见演奏家的。这是些虽然没被歌德目光“抚摸”，但有着被柴科夫斯基的灵魂“照耀”的人，其中有约阿希姆一脉相承的再传弟子，他们常常会让我仰慕。常住这里的有深圳交响乐团的原首席，也有现任的首席，他们都是名家。有一次，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位老人，那是一位拄拐的老人，高瘦而佝偻，却不曾想他对我手中的光盘一直追逐并念出声来：“马勒的《大地之歌》”。原来他是深圳交响乐团第一代大提琴首席，早已退休。我们那天有过短暂的交谈，他告诉我他搬家了，并将新家的详细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他希望我去那里交流音乐。深感遗憾的是，因我一时忙碌而没能去他的新居，几年后再想去时他已过世，一个靠拐杖而蹒跚的大提琴老人，就这么从细雨迷蒙的黄贝路上消失了。

黄贝路是一条音乐之路，有的音乐人从这里远遁，而有的人却

从远方走来。最近听说柏林爱乐乐团和以色列爱乐乐团均换了总监，新任总监分别是基里尔·彼得连科和拉哈夫·沙尼，他们均与黄贝路有缘，曾先后指挥过深圳交响乐团。

年轻就是未来。在深圳音乐厅的舞台上，经常不断地看到乐队中有新的面孔出现，他们无疑是从海外深造归来，是优中选优的精英。他们带来的新的音乐文化，给了我新的体验与感悟。但愿我能够将音乐与文学更好地融入一体，在音乐的神性中升华文字，创作出真正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2018年3月